

# 密室收藏家

世上所有的诡计，不过是抓住了人的贪婪和恐惧。

[日]大山诚一郎 著 曹逸冰 译



# 密室收藏家

密室蒐集家

[日]大山诚一郎 著 曹逸冰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密室收藏家 / (日) 大山诚一郎著 ; 曹逸冰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10

(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ISBN 978-7-5399-8163-5

I. ①密… II. ①大… ②曹… III. ①短篇小说—小

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4576号

*MISSHITSU SHUSHUKA* by Seiichiro Oyama

Copyright © 2012 Seiichiro Oyam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Har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中文版权©2017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 10-2015-007号

书名 密室收藏家

著者 (日) 大山诚一郎

译者 曹逸冰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丽

特邀编辑 叶启秀 高一君

责任监制 刘巍 江伟明

策划 读客图书

版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刷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张 7.25

字数 137千

版次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163-5

定价 36.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柳园	一九三七年		
少年与少女的密室	一九五三年	.....	.....
死者缘何坠落	一九六五年	.....	.....
别有内情的密室	一九八五年	.....	.....
佳也子之屋为雪所覆	二〇〇一年	.....	.....

柳元

一九三七年



黄昏时分，正对御所<sup>[1]</sup>的寺町大道毫无人迹。

鲇田千鹤环视四周后，悄悄步入柳园高等女校的校门。手表的指针指向傍晚六点五十分。此时此刻，学校的正门已然上锁，唯有正门旁边的小门还开着。

穿过校门后，东西合璧的美丽校舍便映入眼帘。校舍共有两层，算是所谓的“木结构文艺复兴式”建筑。校舍正面玄关紧锁，只有值班室与校工室的窗口亮着灯，其他房间则是黑漆漆的一片。每间屋子的窗口都拉着窗帘，千鹤不必担心自己会被人撞见。

柳园女子高中是京都府首屈一指的名门私立女校，共有五百余名学生就读，下设五个年级。千鹤是这所学校的四年级学生。此时的女校，早已进入梦乡。

她为何要趁着夜色溜进自己就读的学校呢？事出有因。

[1] 皇室的居所，即皇宫。——译注（本书中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注）

校舍后方是种着一排柳树的林荫大道。今天午休时，千鹤来到柳树下，专心阅读从府立图书馆借来的巴纳比·罗斯<sup>[1]</sup>的《X的悲剧》。倾情于吉屋信子<sup>[2]</sup>的同学们一看到侦探小说就皱眉头，但千鹤偏偏喜欢看侦探小说，名侦探哲瑞·雷恩的神勇表现叫她如痴如醉。好书在手，适逢微风阵阵，好不舒爽。一不小心，千鹤便睡着了。不久后，宣告午休结束的铃声吵醒了她。她赶忙环顾四周，却不见一个人影，只得睡眼惺忪地赶回教室上下午的课。放学后，她参加了排球社的活动。五点多回到家后，她脱下水手服，换上铭仙和服<sup>[3]</sup>，准备继续看《X的悲剧》。这时她才发现书不见了。书落在哪儿了？千鹤左思右想，这才意识到，她中午打盹时把书放在了柳树下，没有拿回来。明天一早去学校找找看好了。可要是到时候书不见了怎么办？就算书还在原处，也可能会被夜晚的露水打湿。那可是从图书馆借来的书，要是弄丢弄坏了，可怎么得了。想到这儿，千鹤坐立不安。她匆匆用过晚饭，把碗碟清洗干净后，便换上外出时穿的洋装，撂下一句“我出去散个步”，急急忙忙冲出了家门。

寺町大道是一条南北向的马路。自高空俯视，柳园女子高中的校舍就是一个位于寺町大道东侧的巨大E字。E字的纵笔画与正中间横线的交点西侧，就是校舍的正面玄关。E字南侧是操场，而千鹤看

[1] 奎因兄弟发表以哲瑞·雷恩为主角的“悲剧系列”时使用的笔名。

[2] 少女文学女作家，代表作有《安宅家的人们》等。

[3]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右，作为女性的日常服在日本流行过的和服的一种。

书的地方位于E字的东侧。

千鹤在正对正面玄关的地方右转，宽广的操场映入眼帘。白天时，少女们就在这座操场上，沐浴着十月上旬的透明阳光欢笑嬉戏，可现在的操场已被黑暗笼罩，空无一人。恐惧顿时涌上心头，千鹤能感觉到手臂上冒出了鸡皮疙瘩。她开始为自己的鲁莽之举而后悔。

快点找到那本书，拿了就走。千鹤加快脚步，在拐角处左转，左边是一排漆黑的教室窗户。她干脆跑了起来，跑到校舍尽头时，便看见了前方的柳树。林荫大道周围尤其昏暗，白天这里可是一片宜人的田园风光，黑暗中却仿佛有怪物埋伏一般阴森恐怖。千鹤就是在左前方的那棵柳树下睡的午觉。

她能隐约看见树下有个长方形物体。找到了！千鹤赶忙冲上前去，拿起书本。书没有受潮，也没有受损。千鹤长舒一口气，将《X的悲剧》放进手提包，正要转身离去，却发现音乐室竟然亮着灯。

音乐室位于E字中央那条横线的东侧，因此站在树下的千鹤正对着音乐室的窗户。音乐室的窗前都拉着窗帘，唯有一处留了一条缝，刚好够千鹤用一只眼睛向内张望。谁在屋里？难道是某位音乐老师在练曲子？千鹤忘却了恐惧，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走近音乐室，透过窗帘的缝隙用右眼观察室内的情况。

映入狭窄视野的，是正在弹奏钢琴的君塚慎吾，本校的音乐老师。他穿着白色长袖衬衫，下身是深蓝色长裤。音乐室最近刚装修

过，隔音效果非常好。千鹤明明就站在窗外，却只能听见微弱的琴声。老师正在弹奏的貌似是海顿<sup>[1]</sup>的钢琴奏鸣曲。

君塚老师大概三十五六岁，尚未结婚，身材高瘦。不喜欢君塚老师的学生大有人在，千鹤也是其中之一。为什么呢？因为君塚老师相当神经质，对“准确性”异常执著，要是学生没有达到他定下的标准，他便会绷着脸唠叨半天。学生演奏乐器时，他注重的并不是学生在情感上的表现力，而是一味追求准确。音乐本是千鹤最喜欢的科目，可拜这位君塚老师所赐，最近连她都开始讨厌音乐了。今天第二节就是音乐课，君塚老师因上班时有轨电车晚来了一分钟，火冒三丈地发了一通牢骚，让学生们很是不快。有轨电车在马路上跑，总免不了受汽车和自行车的影响，迟到一分钟也情有可原嘛……

突然，君塚老师的双手停了下来，起身朝千鹤视野左端的房门走去。好像有人敲过音乐室的房门，老师将门朝走廊推开。

随后，君塚老师往后退了一步。千鹤看出定是有人进了屋，可没看到进屋的人是谁。因为她只能透过窗帘的缝隙窥视房门的右半边，看不到门把手。别说进屋的人，她连君塚老师抓着门把手的手都看不到。这时，房门关上了。来访者似乎站在视野的左侧，但千鹤还是看不见那个人的身影。君塚老师的左半边脸出现在千鹤眼前。

---

[1] 弗朗茨·约瑟夫·海顿（1732—1809），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奠基人。

他好像在跟来访者说话。

就在这时——

“砰！”轻微的响声传来，君塚老师的身体猛然一晃。千鹤的心脏险些停跳。“砰！”响声再次传来。老师再次摇晃，随即倒地。只见他横趴在地上，双臂前伸。左手手肘前方的部位伸向了更靠左的地方，超出了千鹤的视野。她只能看见房门再次打开，随即又被关上……

来访者开枪击中了君塚老师！刚才的声音是两发枪声！千鹤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然而，透过窗帘看到的景象太缺乏现实感，好似电影桥段，叫人难以置信。莫非她刚才看到的是一出戏？可枪声每次响起，老师的身子都会猛烈摇晃，实在不像在演戏。千鹤一看便知，这摇晃绝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外力作用的结果。老师倒地后再也没动弹过。他真的中枪了。千鹤双脚发软，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现在是七点十分。

得赶紧通知值班老师！千鹤赶忙冲向值班室。她的双脚不住地打战，跑起来踉踉跄跄的。

音乐室位于E字形校舍正中横线的最东端，而值班室则在这条横线与竖线交点的下方不远处。若是从音乐室出发，直接穿过中间的走廊，再拐个弯，就能立刻到达值班室。问题是，此时校舍的门窗皆已上锁，千鹤无法进入校舍，只得原路返回，在校舍南侧绕个大圈子。

七点十二分，千鹤总算跑到了值班室窗外。她喘着粗气，拼命敲打值班室的窗户。

片刻后，哗啦啦……只见教英语的桥爪泰夫老师探出上半身，一声怒吼：“大晚上的，谁在敲窗户！”原来今晚是他值班。这位老师才二十五六岁，性格外向开朗，长相也颇英俊，平时注重衣着打扮，深得学生喜爱。他今晚也披着一件时髦的外套。

“啊呀，这不是三班的鲇田吗？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在学校？刚才敲窗户的人是你吗？”

“是的……”

“你为什么要敲窗户……”话音未落，老师便察觉到千鹤的脸色不太对劲，“你怎么了？脸色惨白惨白的。”

“我刚看见……君塚老师在音乐室中枪了……”

“你说什么？”

千鹤道出她方才目击的情景，桥爪老师惊愕不已。

“我这就去看看！”

见桥爪老师要把身子缩回屋里，千鹤赶忙喊道：“啊，老师，我要跟您一起去，请您稍等一下！”

“傻孩子，谁会愿意回到凶案现场去！你就老老实实等在这儿吧！”

“可是……凶手可能会趁我一个人等在这里的时候偷袭我！”

“真拿你没办法，我拉你进来。”

千鹤先通过窗口将手提包送进值班室，之后在桥爪老师的帮助下钻进屋里。她母亲要是见到这一幕，怕是要气晕过去。

桥爪老师打开值班室的门，按下走廊照明灯的开关。天花板上的电灯泡发出昏暗的灯光，照亮了走廊。老师借着灯光，朝音乐室冲去，千鹤紧随其后。音乐室前的走廊边竟有一扇敞开的窗户，窗锁旁边的玻璃上有一个直径十五厘米左右的大洞。凶手应该是在玻璃窗上开了个洞，把手伸进来，打开窗户的锁，并通过这扇窗溜进了校舍。

桥爪老师与千鹤来到音乐室门口。这时，千鹤下意识地看了看表，现在是七点十四分。桥爪老师握住门把，想把门打开，可事与愿违，房门被锁上了。

“房门好像是锁着的。”桥爪老师一脸凝重地说道。

“锁着的……难道凶手还在里面吗？”

“也许吧。”

千鹤毛骨悚然。她本以为凶手已逃之夭夭，谁知他又杀了个回马枪。她仿佛能听见躲在门后的凶手发出的喘息声。

“要不我们从窗口翻出去，像我刚才那样从窗帘的缝隙看一看？这样兴许能看见屋里的凶手。”

“好，就这么办！”

老师从敞开的走廊窗户翻到屋外。千鹤也翻了出去。

桥爪老师透过窗帘的缝隙往音乐室里看，脸色顿时严肃起来，

也许是因为他看见了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君塚老师。他尝试打开音乐室的窗户，可每一扇窗都上了锁，根本打不开。

“站在这儿看不到凶手的人影。也许他正躲在我门看不到的死角。”

“有可能……”

“砸开窗玻璃开窗进去也未尝不可，可藏在暗处的凶手可能会发动偷袭。还是去校工室拿钥匙开门，请校工来帮忙也更保险。”

说完，桥爪老师再次翻回走廊。千鹤也在老师的帮助下爬窗进入了校舍。

校工室位于E字形校舍纵笔画的北端。桥爪老师与千鹤沿着中间的横向走廊飞奔，转弯进入纵向走廊，冲进校工室。校工堂岛源治大概五十五六岁，皮肤黝黑。他在这所学校工作了近三十年，乍看一脸凶相，其实非常和善，深受学生们的爱戴。见到千鹤，堂岛瞠目结舌。两人向堂岛解释了一番后……

“君塚老师中弹了？”堂岛一脸惊愕地说道，“好，我跟你们一起去！”

校工室的墙上挂着好几把钥匙，每一把钥匙上都系着牌子，写明钥匙的用途。堂岛取下墙上的钥匙，与桥爪老师和千鹤一道回到音乐室门前。

堂岛将钥匙插进门锁一转。“咔嚓。”音乐室的房门是朝外开的。桥爪老师握住门把，缓缓拉开房门。音乐老师就趴在正对着房

门的位置。见到这一幕，千鹤的腿剧烈颤抖起来。桥爪老师蹲下身来，摸了摸君塚老师的脉搏。他试了好几次，最后摇头说道：“君塚老师已经过世了。”接着，他望向堂岛说道，“跟我进屋抓凶手！”

堂岛带着紧张的神色点点头，与桥爪老师一道走进屋里。千鹤心里七上八下，就怕屋里传来凶手与两位老师的怒吼与惨叫。可片刻后，桥爪老师与堂岛便走了出来。

“屋里没别人。”桥爪老师一脸茫然地说。

“啊？”

“音乐室里没别的人。桌子底下一目了然，压根藏不了人，况且屋里也没有柜子、架子这种能躲人的地方。”

“凶手会不会翻窗逃跑了？”

“不可能。我跟堂岛师傅一一确认过，每扇窗的旋钮锁都好好锁着。”桥爪老师望向堂岛，“堂岛师傅，能不能麻烦您用钥匙开一下校长办公室的门，用那里的电话报个警？等您报完警，再陪这孩子在校工室休息一会儿。我就在这儿等警察来。”

“好！”堂岛点点头，带着千鹤回到校工室。他从墙上取下校长办公室的钥匙，打开办公室房门，再打开电灯。办公室的内部装潢十分豪华，正中间放着一张厚重的橡木办公桌。电话就在桌上。堂岛赶忙拿起听筒报警。打完电话后，他又带着千鹤回到校工室。

十五分钟后，千鹤听见数辆警车停在校外的寺町大道上。警察

终于来了。片刻后，几个男人的脚步声从走廊传来。一个四十五六岁模样的男子打开校工室的房门，探头说道：“哟，千鹤，吓坏了吧？”

“舅舅！”

来人竟是千鹤母亲的弟弟，圭介舅舅。这位舅舅，是京都府警察部刑事课的警部。

“这起案子由我负责。请多关照。”

看到舅舅的面容，千鹤忍耐已久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

## 2

“你一个女孩子，大晚上像个小偷似的偷偷溜进学校，成何体统！简直恬不知耻！”

“非常抱歉……”

“你会目击杀人案，究其原因还得怪你自己偷偷溜回学校！要是凶手知道你目击到凶案，说不定会回来杀你灭口，到时候你准备怎么办？”

“非常抱歉……”

“再者，正经女孩岂能在晚上七点独自出门！要是被小混混缠上了，可如何是好！”

“非常抱歉……”

“而且你出门时还对家长撒了谎！欺骗家人，偷偷出门，可是女学生堕落的第一步！”

“非常抱歉……”

“听说你大费周章溜回学校，是为了拿一本侦探小说回家？打打杀杀的煽情小说伤风败俗，本校的学生岂能看这种玩意儿！”

“非常抱歉……”

第二天上午九时许，校长办公室。千鹤笔直地站在校长牧野善造面前，连连道歉。父母就坐在她身后的沙发上，父亲一脸严肃，母亲则不住地用手帕擦拭眼角。

牧野校长大概六十出头，身材微胖，头发一律往后梳，鼻梁上架着龟甲框眼镜。他右脚不太方便，平时都拄着白蜡木拐杖。

今天早上，千鹤与父母一同来到学校——她的父母是被校长“请”来的。一路上，母亲歇斯底里地训斥千鹤，父亲则绷着脸说了一句“以后可别找借口出门了”，之后便再没吭声。他没有打骂千鹤，也不跟她说话，连看都不看她一眼。比起母亲的滔滔不绝，父亲的态度更让千鹤心生恐惧。到学校后，千鹤便被带去校长办公室，牧野校长没完没了的叱责就此拉开帷幕。